

棋诗拾趣

冯忠方

古往今来，流传着许许多多弈棋的逸闻趣事。

明代学者王守仁自幼酷爱象棋，与人下棋常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。一天，他在河岸边与棋友对弈，母亲三次呼唤他回家吃饭，王守仁因专心下棋竟未觉察。他母亲走出家门跑到河边，气得一把抓起象棋扔进了河里。这时，王守仁方如梦初醒。他看着随水漂流而去的象棋，捶胸顿足，泪如泉涌。接着，便伤心地作《哭象棋》诗一首，在河边吟诵起来。

象棋在手乐悠悠，若被严亲一旦丢。兵卒坠河皆不救，将帅落水一齐休。车马千里随波去，相士入川逐浪流。炮响一声天地震，象若心头为人揪。北宋著名政治家、文学家、思想家王安石对围棋情有独钟。然而，他下棋与一般士大夫有所不同，从不看重输赢，只把下棋当作公务和写作之余的一种娱乐，输就输，赢就赢。所以，他有一首诗单说此事：

莫将戏事扰真情，可随缘道我赢。战罢两奁分白黑，一柯何处有亏成？由于他常把下棋看作“戏事”，怕扰了“真情”，所以，他下棋时，有时认真，有时应付，结果输比赢多。于是，便有人在背后讥讽他棋艺低劣。他知道了，也不以为然，一笑置之，还对人说：“下棋本来就是图个休息，如果反而苦思劳神，不如不下的好。”

闻汉堂记

好霸气的鬲

张健莹

所有的陶器都是有表情的，不信？就看看这鬲。

这鬲有什么表情？不过就是一个夹砂红陶的古陶器，没有十分高大，也就15厘米的身量，12厘米的圈口。一样的大腹便便，一样的三足一个平面，哪里有什么表情？它难道还会故作笑容满面？或者踌躇满志？

可就是不一样，不用仔细端详，不难看出这鬲的霸气。

霸在哪里？霸在它三只特别敦实的足，霸在它三足特别的岔开，这两个特别就使它霸气十足了。

我一直记着一个舞台美术设计的同事说过，美的器物都似人体，看这鬲，再次验证。鬲的口部和耳部是人的腰部，以下是腹部、腿部和足。平面看只能看见两只足，叉开，特别的叉开，就像一个人的站立，立正双腿并拢的立正姿势，那是庄严、规矩、正式；特别的叉开，那就是意志、力量、恒心，如同现在的跨马步稳健有力，站就要有个站相，要站出毅力勇气浩然之气，要把地站出一个坑，要把人站成一棵树，要把任何打击统统抵御。

鬲通体经过磨光，通体光滑而明亮，只是口部和鬲身上各有一泥条压制花纹装饰，口部是圈口纹饰，身上只有一个v字形居中，纹饰简洁有力，丝毫没有繁复琐碎，打破的是没有节奏的过于简约，整体反倒更显统一。整体的统一就是霸气。

再仔細品味品味，那霸气好像不可阻挡，扑面而来。



指着闺女说：“你——你说什么？你跑他家干嘛去了？”顾晓璐梗着脖子，故意气他说：“我们俩什么都没干，就洗了个澡。——你信吗？”

老顾腿一软差点儿没站住，被身后的老伴儿挽住了。老顾的脸都凉了，带着哭腔说：“你听，这就是你闺女办的好事！那个老王八蛋敢跟我闺女清白，我非跟他拼了！”说着就要往外走。

顾晓璐烦躁地一捂耳朵，说：“行了吧！闹够了没有？大半夜的你非得把全楼的人都折腾起来看笑话啊！有话明天再说行吗？我要睡觉了！”

“你还有脸睡觉？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儿你还睡得着觉？你——你脚踏两只船，你简直——简直就是道德败坏！”老顾已经被气得发抖了。

顾晓璐的倔脾气也上了，顶嘴说：“我在别人家洗个澡怎么就道德败坏了？程斌是你们硬塞给我的，我可没说过喜欢他，自始至终我就喜欢欧阳光一个人，我就喜欢上了岁数大的！老家伙有嚼头！”

顾爸爸气得眼泪都快下来了，哑

家有千千价

段芬

桶穿梭于两个院子间，汗水顺着他的脸颊直往下流，脊背被太阳烤得通红。我心疼地给他找来胶管子，他却执意不用，并诙谐地说：“这样既锻炼了身体，又享受到劳动的快乐，何乐而不为呢？”而儿子就不同了，暑假期间，他天天都用胶管子给竹子浇水，你看他拿起水管子对着竹子哗哗地乱浇一统。自有自己的一套理论，他说：“这样既湿了叶子，而水又顺着叶、杆渗到根部，像经历了一场大雨，竹子像洗了澡一样舒服。”

每年五月初，正是新笋破土而出的时候，也是特别有意思的时候，记得那天，女儿一大早起来就痴痴地站在院子旁。寻呀，寻呀，突然从厚厚的枯叶间发现几棵黑黢黢肥墩墩的竹娃娃来。女儿像发现了宝贝似的：“妈，快看呀！笋出来了！哦，终于看到《舌尖上的中国》中最鲜最美的食材了，煲汤去啦！”女儿举着刚挖出的足有一斤多重的大竹笋，兴奋地喊。

几天以后，园子里新笋逐渐多起来，密密麻麻参差不齐错落，你猜会怎么着？那笋一晚上会蹿出老高，仿佛“拔苗助长”。

一天，我正在书房查资料，突然，听到有孩子嚷嚷：“我要吃甘蔗！我要吃甘蔗！”我推窗俯视，见楼下朋友的一双儿女非要进园子去折那一棵棵酷似

甘蔗的新笋，朋友望了我一眼，我俩都哈哈大笑起来。

五月中旬，胳膊粗的新竹冲破层层老叶、直向天空。新枝如长枪大戟，恣肆汪洋地伸展着，霸气十足，呈现出一种不屈不挠积极向上的品格。笋壳从根部漫漫向上一片一片地脱落，露出葱葱欲滴的竹筠，嫩洁中带着儒雅，含蓄里透着活力。年复一年，砍去老竹，留下新笋。在家人的精心呵护下，经过水的浸润，肥的滋养，小小竹园，枝繁叶茂。园内长年温湿润泽，长有许多嫩绿的湿地小草、小花，还有美丽可爱的小蘑菇。

一年四季，上面栖息着许多麻雀，叽叽喳喳热闹非凡，早上，一阵吵闹之后，“哗啦啦”向太阳飞去。傍晚时分，它们又成群结队地唝哨着回到了园子，一阵喧嚣，便进入了甜甜的梦乡。

我喜欢书法，许多时间都在靠竹园的窗面练字，阳光透过竹隙洒在案头，黄雀带着雏儿在竹林里欢快地试飞着，蓝雀、灰雀、布谷、黄鹂，不时地也来竹林造访，熙熙攘攘，揉碎我一纸墨香。

微风吹过，绿波荡漾，瑞气缭绕。竹叶调皮地敲打着窗棂，我搁下笔，轻轻地嗅着那片淘气的叶子，良久，良久……



临溪人家(国画) 张复兴

《黑白阎连科》

彭蕾

阎连科说，“黑白阎连科”这一书名很吻合他的为人和为文。他说自己是一个相当矛盾、纠结的人，黑白混淆，矛盾到扯不清明；自己的文学、写作，也总让人议论，让人黑白，让人感到矛盾和混淆。所以这套十二册的自选集，是为了让大家看到阎连科的文学黑白，在混沌中试图清明出一条文学的楚河汉界，让人知道，他(它)终究是他(它)，不是别的，不是别人；也是为了因阅读而让人对阎连科和他写作的黑白，有所了解与辨析。对于这套自选集，阎连科说：“不希望你理解他(它)，只希望你明白他(它)。不希望你热爱和喜欢他的文学和写作，只希望你认识他的文学和写作。如此而已。”

“黑白阎连科”囊括了阎连科文学的神实与真实，荒诞与感动，狂欢

与纯情，先锋与质朴。已经上市的第一辑“中篇四书”精选了阎连科“最经典、最钟情”的四册中篇，让读者以最短的时间，读最好的阎连科。已出版的“中篇四书”为：《年月日·朝着东南走·横活》《耙耧天歌·大校·乡村死亡报告》《天官图·平平淡淡·瑶沟的日头》《黄金洞·寻找土地·中土还乡》。其中，《黄金洞》获第一届鲁迅文学奖；《年月日》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、第八届《小说月报》百花奖、第四届上海优秀小说大奖；被法国教育中心推荐为法国中学生课外读物；《耙耧天歌》获第五届上海优秀小说大奖；《大校》获第八届解放军文艺奖；《朝着东南走》获1999年《人民文学》优秀作品奖；《瑶沟的日头》获阎连科颁给自己的“最钟情奖”。

小小小说

光头

李培俊

橘子、羊肉串，一街两行摆得满满荡荡。一般情况下，商业街的秩序是好的，井然有序的。光头去了，也就是在街上转那么一圈，然后蹲在一边看别人下棋，和就近的商贩海阔天空。偶尔有摆摊出的人，马上自觉收拢摊子回缩，朝光头不好意思地笑笑，说，瞧我，咋上了马路呢。光头朝他点点头，还以一笑，说，以后注意啊。

同事都说，商业街的秩序之所以好，得益于光头寸草不生的光头，黑社会似的，谁不怕？光头来了——“切！照你这么走，咱城管全都剃光头，街上一站就行了。”

二月，市里进行城市管理检查，领导说，这是对我们工作的检验，谁那里出了问题，扣谁的工资。

光头挨着摊子交待：守点规矩啊，上级要来检查，别没事找事往我眼里揉沙子。自检时，光头发现了两个问题，一是卖青菜的英婶摊位靠了些，一包萝卜放到马路边去。随行的刘欧抓起编织袋就往车上扔。英婶拽着袋子不放，英婶说，我还指望卖了这些萝卜，给上大学的孩子寄钱呢。光头朝刘欧手上拍拍，说，松开，还给她。刘欧说，你要没

连载



老顾揉着眼睛坐了起来，问：“什么事儿啊？——哦，你说晓璐呢，别疑神疑鬼的，你不是也觉得小程那孩子不错嘛！晓璐跟你说了什么了？”

顾妈妈脸上显出为难的表情，老顾就急了：“到底怎么回事儿，你倒是

消停会儿吧，你赶紧洗洗睡。我再进去探探风。”母女连心，顾妈妈总觉得哪里有点儿不对劲。

老顾撇撇嘴去了卫生间，顾妈妈想了想，推门进了晓璐的卧室。顾晓璐刚把睡衣换上，顾妈妈指了指外面说：“我在这你坐会儿，省得他又嚼舌头根子，我都听腻了。”

顾晓璐笑着说：“别搭理他，要不然今儿我跟你睡？”

顾妈妈坐到闺女身边，随口问道：“同学聚会——老师去没去啊——”

顾晓璐一下子警觉起来，盯着她妈说：“您什么意思？”

顾妈妈一笑，随手拿起女儿扔在床上的衣服叠起来，很自然地咽了一下，说：“什么味儿啊，香喷喷儿的。”

一把把衣服穿回来，说：“这不香水味儿嘛！妈我困了，您也赶紧睡吧，都几点了。”

打量着女儿略显紧张的表情，顾妈妈若有所思地出去了。

散文

我家有一方竹园，依窗而立，面南而向，一年四季，郁郁葱葱。

十多年后，同事送我一丛小竹苗，大概有四五株，细若柳丝，看起来蔫蔫儿的，我随手把它们丢在小院子里，就忙别的事情去了，婆婆看见了，就在靠窗的地方挖了几锹土把它栽下了。一场春雨过后，小竹苗居然精神起来，真有些“昨夜不期经雨活”的感觉。

经过婆婆的精心养护，小竹苗不但活得很好，第二年便从它的根旁冒出几枚小指粗细的新笋来。随着一年一年新笋的不断增多，新竹也一年比一年粗壮，难怪古人冠以“依依似君子，无地不相宜”。渐渐的整个跨院茂密婆娑，绿意盎然。

老公和婆婆都爱养花弄草，每年一开春，第一件事就是到菜市场上去弄些鱼杂，回来后拌上麻饼，捂在一个大缸内，经过一个月发酵，便成了天然有机肥。这时候就可以给竹子施肥了。家里自从有了竹子，老公满满的日程里又添了一项新的内容。每年春、冬两季他不但要给竹子施肥、松土，每天还要给竹子浇水，特别是夏天，烈日炎炎，骄阳似火，他几乎没有停止过。每次看见丈夫干活的样子真让人忍俊不禁。三伏天，天气闷热得像个大蒸笼，他却甩着膀子，大步流星地提着水

新书架



张海 书法

郑州地理

带“洞”字的郑州村名

王瑞明 郭增磊

郑州市郊区有不少用“洞”字冠名的村庄。据民国五年(1916年)《郑县志》记载,当时郑县郊区有630个村庄,其中带“洞”字的村子有22个。

有关词典对“洞”字的解释,一是指田地,二是用于地名。这些带洞字的村庄大多集中在郑州的西南部,如二七区境内带“洞”字的村名有:张李洞、高洞、上阎洞、大田洞、小田洞、金洞、东胡洞、西胡洞、小李洞、奶奶沟洞、过洞王、刘胡洞等。中原区境内带“洞”字的村名有阎洞、密洞、周洞、赵仙洞等。管城回族区境内带“洞”的村名有王洞。

郑州为嵩山余脉的延伸地,西高东低,经过千百年的河流、雨水冲刷,地形变成沟壑纵横的丘陵,一般浅沟深度三五米,深沟可达五六十米。郑州西南有大量沟壑的存在,沟坡、沟壁土质较为松软,适合开挖洞穴。

明代山西大移民时期,从山西到郑州的移民初来咋到,没有现成的房屋。他们就利用天然的沟壑地形,在沟里挖掘洞穴居住。因为挖洞只需有简单的农具即可,不需任何投资,如果肯出力流汗,几天便可挖出一个十多平方米的土洞暂住。于是,很多移民来到郑州西南之后都是先挖洞居住的。此后,经过多年的繁衍生息,发展变迁,个别富裕的家庭住住会对土洞进行适当的装修,使居住条件更加舒适。家境特别好的甚至会购买砖瓦、木材等建房居住。经走访当地的村民,一些老者介绍,他们祖辈多是在这些土洞中度过的,虽然不方便,住得时间长了,也就习惯了,再说洞里冬暖夏凉,避风隔音,也有很多好处。现在郑州市郊区的村还保留有原始的窑洞,常被当作传统教育的实物和教材。

“洞”与“洞”谐音,在郑州郊区的方言中,“洞”和“洞”意思相同,都是土质洞穴的意思。村名叫某某洞,基本都是村里的早期居民曾在洞里居住,故名“某某洞”或者“某某洞”。后经历代的变迁,在官方的登记资料中逐渐统一为“某某洞”。

新中国成立后,郑州郊区各村村民的生活、居住条件有了较大改善,村民们逐渐都从土窑洞里搬了出来,住上了新盖的房屋。改革开放以来,村民的房屋又逐渐改建、扩建为三至五层的楼房。居住条件与先辈相比,真可谓天壤之别。现在郑州郊区各村虽然已没人在洞里居住,但他们用惯了带“洞”字的村名仍然被保留了下来,并成为一种带有地方特色的地名。

她跟到厕所,欧阳剑已经吐完了。顾晓璐说:“你睡吧,我冲个澡再走。你刚才好像吐我身上了,不洗洗我心里难受。”说着进了浴室,欧阳剑坐在外面听着哗哗啦啦的水声有点儿出神。一股原始的欲望顺着酒劲上涌,他的脸憋得通红。

欧阳剑趴在门上听了听,说:“我给你拿了淼淼的干浴巾和沐浴露,我进来了啊?”然后小心翼翼地打开洗手间门,还故意背过脸去。突然从里面伸出一条胳膊,一把将欧阳剑拽了进去。

顾家老两口在家里等得焦急,不停地看时间。电话铃冷不丁响起来,顾爸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了过去,抓起听筒。不是顾晓璐,是那个胖老太打来的。

挂了电话,顾妈妈催问怎么回事儿。老顾说:“程家老太太打的,程斌已经回去了,说俩人聊得不错,很满意,打个电话跟咱们说一声。”

顾妈妈长舒了口气,“那就好,那就好。”

老顾在边上埋怨:“那么多男同学不送,为什么偏让我们晓璐送!”

“那女生可能男同学不方便吧。”

顾妈妈说:“别唠叨了,咱们再等等。”

老两口看电视看得昏昏欲睡的时候,顾晓璐终于打着哈欠开门进来了。二老睡醒一下子醒了,顾妈妈赶紧迎过来接过她的包,顾爸爸则跟在了后面喋喋不休:“自己看看都几点点了?你倒是打个电话啊,大晚上的还以为你出什么事儿了呢!人家程斌早就到家了,你怎么才回来?你上哪儿去了?跟谁在一块儿呢?”

顾晓璐不由打了个激灵,问:“你们怎么知道程斌早回去了?”

“程家老太太来电话了,要不然你爸也不会这么担心。”顾妈妈说。

顾晓璐有点儿心虚,说:“她往咱家打电话干嘛?说啥了?”

“说对你挺满意的。你呢?相处了一晚上,感觉小程……”顾妈妈笑着试着说着问。

顾晓璐这才放下心来,摆摆手说:“挺好挺好!困死了,我睡了,有事明儿再说吧。”敷衍着进屋关上了门。

“什么态度!替他担心了一晚上,她倒好,关门睡觉了!”老顾不乐意了。

“别嚷嚷了,孩子既然回来了就